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艰难的盛宴

香港新锐作家散文

颜纯钧 著





难_的盛宴 堪

颜纯钧 著

香港
新锐
作家
散文

责任编辑 严麟书

封面设计 黄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堪的盛宴/颜纯钧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39-1333-7

I. 难… II. 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423 号

难 堪 的 盛 宴

〔香港〕 颜纯钧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临安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65 千字 印张 7.25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33—7/I · 1194 定价:10.90 元

自序

为自己的书写序，有点向读者招供的味道，不过在如今的世界来说，有人肯掏腰包买你这些不值钱的文字，已经可以引为知音，招供也就招供。

小说写别人的故事，散文表自己的心迹，一本散文集出来，自己的经历、人际关系、思想感情、美感经验等，全都无所遁形，读你的散文，别人大致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年过半百，一直都在参加人生这个盛宴，虽然菜还在上，可是鱼翅已经吃过，肚子也半饱，对于后来的食物，期望已不太高，但与人同座，总不好随便离开的。

这盛宴真是难堪，有食欲时没得吃，没有食欲了，菜又纷纷上来，对座虽有朋友，隔邻却是闷人，更有吵架拍桌、恸哭歌吟的，叫你参加也不是，旁观也不是，欢喜也不是，懊恼也不是，明白也不是，不明白也不是。

虽然种种不是，也大半辈子过去了，如此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算作对自己有点交代，可以自我安慰，但在别人看来，或许只会当你是不合时宜者之一，因此，盛宴是盛宴，难堪也自难堪。

别的，也只好由他去了。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辑 走过日子	
故 乡	3
初为人父	6
阿 贤	11
校对长	14
中 秋	18
文 叔	21
绅 士	25
专 员	29
寒天冷雨遥祭宗與	33
老 师	39
父 亲	42
老 妻	45
过去的日子	47
父 女	49
书 架	51
故乡的石板路	54

春节琐忆	57
香 肉	63
蛀空的心灵	70
悲剧的定义	75
少 芳	79
黑雨白雨	85
风雪纽约	90
口 福	97
爱恨电脑	102
乡 愁	107
剪 纸	110
青丝丝思几许	113
温城人物志	116

第二辑 当下念头

角马的角	125
幻 想	127
孤 独	129
委 屈	131
阳 刚	133
预应力	135
怀念何达先生	137
处世智慧	139
泰然人生	141
开门的启示	143
惯性的力量	145
土笋冻	147

每逢佳节	149
小就是好	151
百万巨著	152
青春热狂	153
照顾自己	154
吃了再说	155
意志性格决定命运	156
好 名	158
粟米圈	159
桃李满天下	160
多动脑	161
白 描	163
争什么?	164
观点角度	166
报告文学	167
通俗化	168
文坛如战场	169
读者口味	170
创作与学问	172
黄花鱼	174
文学之疑惑	175
生活睿智	176
漫画列车	177
爱情小说	178
执 生	179
文 风	180
随便翻翻	181

第三辑 也有闲情

骚动与沉稳	185
天涯芳草疑无路	190
梨园戏《节妇吟》	193
世俗精神与民间智慧	196
历史从心头走过	199
把玩世纪末香港的文化杂碎	204
阿甘的情义	211
寻找彼岸的悲歌	213
蓝色人生	215
寂寞红	217
白色的无奈	219
中年之爱	221

第一辑

走过日子

故 乡

有的人有第一故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故乡一生一世只能有一个，就像母亲一样，无可选择。

我的故乡是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抗战胜利后，父亲从菲律宾回乡探亲，他的护照被家里扣起来了，逼他成亲。如果不是因为老一辈妇人们的这一点固执，也许安海就不是我的故乡，而我也不知道是别的一个什么人了。

当我在故乡生活着的时候，我甚至不很喜欢它。这个古老的小镇子，太缺乏光彩了，虽然有五里桥、白塔、龙山寺这些后来被印在彩色旅游小册子里的风景点，但每天在那些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走着，路两边尽是些形色暧昧的人家，夜来路灯昏黄，能打着雨伞在露天看一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了。有时，我会有一些孩子气的念头，心想为什么我的故乡不是厦门、上海或北京呢？冥冥中是谁安排我降生在这个沉闷的小镇子里呢？

当然，也只是偶尔这样抱怨一下而已，年轻的时候总是多愁善感，也许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了，便以为在别的地方就能快活一些。等到在别的地方也吃尽苦头了，方觉得半生过下来，最可留恋、最快活的地方也还是自己的故乡。

安海不大，但却古老，怎么古老，我也不甚了了。最近有一些乡里前辈整理出版了《安海志》，岳父寄了一本给我，因为无事忙，也没怎么细看，但那种古老却深深烙在我的感觉里。它的古

老或许也因为多年来的缺少变化，几十年那条街子，连卖鱼丸的摊子也屹立原地历久不衰。来港后第一次回乡，有一天下雨，经过一个小巷子，地上老大一个水洼，纵身跳过去以后，突觉得这水洼熟悉得很，说不定几十年下来，每次下大雨都有这么一个水洼。安海的古老就古老在这种地方。

近年回乡，倒觉变化很大了。旧街之外，还在“海八”路辟了新街，而且据说还在由通用厂那一带扩展出去。新的民居也建得很多，从前沿龙山寺外的公路走下来，全是荒凉旷地，如今新的花岗石房子也挤挤挨挨地连成一片了。白天里，小街子上行人如鲫，偏又有些作时兴个体户打扮的年轻人，驾着摩托车在人缝里左穿右插——居然也没听说撞伤了人。乱是乱的，但乱得有一点朝气，也有一点喜气。

向来，故乡也不是十分富庶的。历史上虽然曾是通商口岸，但因为港口淤塞，对外贸易早就没落了。郊区是闽南典型的黄土山，只能种些地瓜花生之类，只有西埭一角略有几片水田，风光也就别具一格。故乡的物质生活长期寡淡，故乡人在气质上也偏向于踏实朴素，和邻近的一些乡镇比较起来，或许略为缺乏想像力、缺乏眼光和气魄，但故乡人因此也不崇尚说大话，不喜欢闯荡江湖的那种不羁和不负责任。对于故乡人，人生是一种艰巨而有规范的存在，他们只想老实地做一样事情，看定了就一辈子做到底，除此之外就是养家活口，有三两个志同道合的知交，而能够这样，他们也已经很满足了。

有的人追求绚烂，有的人向往平淡，比较起来，故乡人是习惯于低调一些的，虽然也不是道家式的出世，但能安分地为一个小小的目标矢志不渝，也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过故乡，怎么离开的倒无从记忆了。只记得从香港回乡的时候，正巧碰上大雨，从汽车站坐三轮车到

家里，隔着门缝望进去，只见满院子水汪汪的，太祖母坐在大厅上，祖母在厅口做针线活，弟弟坐在她身边玩什么。印象中就是这样一幅平静悠闲的家居图，仿佛外面世界狂风暴雨也不能有损分毫似的，故乡也就是这样安安稳稳地停靠在历史的风波里。

小学五年级时到南京姑妈处居住，暑假回安海玩耍，原是准备再回南京的。有一天到母校养正小学探望原来的班主任，看到那陈旧的教学楼、空旷的操场，操场边的桉树，不知为什么，撩起一种很温暖的甜甜的心绪。回了家以后，坐在廊上看院子里的玫瑰，几株翠绿的香蕉，天阴着，四周静静的，在那一刻，突觉得故乡如此亲切美好，就决定改变主意，留在故乡读书了。

家中长辈都对我的决定感到莫名其妙，但她们居然也都体谅，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寻常的决定，既然不寻常，也就值得容忍。至今，我对长辈们的这种宽容还是很感激的，而她们也从不知道，我的变卦只因为故乡。

后来就上中学了，“文革”了，上山下乡了，我开始更频繁而强烈地体验着思乡之苦。在农村以至后来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时候，每逢孤独或心绪不宁，我就会思乡。而故乡也在这样刻骨的思念中清晰起来，立体起来，几乎可以触摸得到。

来了香港以后，故乡更隔得远了，而因为思念得更殷切，在心里和它也更贴近了。经常地，我会想起龙山寺后那一条公路，暗夜里车灯照见路边的树，下一个山坡，就看见龙山寺了，看见龙山寺，故乡也就在眼前了。

凌晨，我穿过灰沉沉的街道，一种奇异的澎湃的兴奋激荡着我，家家户户的门都关着，街面上好像交响着故乡人安详的鼾声和不安的呓语，我就那样独自默默地走着、走着，走进故乡的梦中……

初为人父

自始至终我看着他怎样到这世上来。我不能想像他降生前的情况，在娘肚子里，那也许是一种十分温暖然而也十分黑暗的混沌的环境，因此，他眯起小眼睛，连连地打喷嚏，并且肆无忌惮地以他尖细的哭声吵醒隔壁沉睡中的待产妇人。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夜，风飕飕刮着，妻裹在厚实的棉被里，我帮三轮车夫把车子推上一个斜坡。那时我心中突地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和无助的感觉，我抬头望望黑洞洞的深邃的夜空，突然在心中默祷，让孩子平平安安地降生下来吧！在那一瞬间我完全相信有一个超然物外的主宰者，在渺不可知的地方，默默俯视着我们。我从来没有那样孤独，那样对自己丧失信心，那样急迫地需要扶助和庇佑。

医院里停了电，昏暗的走廊里有强烈的来苏水的气味，远远地有个病人大声呻吟着，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走进待产室。年轻的助产士问我：“你敢不敢看？”大概她也看出我的紧张，微笑着说：“如果不怕，你帮我提着这盏灯。”

我们等待着，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希望是一个女孩子，长大可以帮妈妈的忙，妻则正如一般的母亲一样，希望一个对长辈和亲朋戚友都有所交代的儿子。那种时刻几乎是庄严的，我们以目光交流着心声，以一种敬畏的心情感觉即将来临的改变——那种伴随一个新生命诞生而来的百

感交集。

羊水下来了，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痛楚里，妻咬着牙忍受着、挣扎着，终于忍不住呻吟了起来。我一手提着风雨灯，一手紧握着她的手臂，但我心里明白，那不能给她什么力量，谁也帮不了她，这是她必须独自挨过的一段痛苦的路程。在阵痛最剧烈的时候，那种声嘶力竭的呼叫，那种想要逃脱而不能的挣扎，在我心头唤起沉重的痛楚，我突然像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心里说：“让孩子回去！不要他生下来！让那痛苦马上结束吧！”然而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到了这种关头，谁也阻止不了他了，哪怕是圣旨、法律，或者是一个无能的父亲的无能的命令，都无法剥夺他生的权利。

有一段脐带缠在他脖子上，助产士很小心地解了开来。事后我们知道，那是很危险的，稍不留心就会造成窒息。然而我们事后也听说，那似乎也是一种瑞兆，预示孩子将有很好的运程。但那时我只是感到如释重负，脑中空空如也，在孩子嚶嚶的哭声中，听见护士兴奋地说：“哟，还是个男孩子呢！”

我到阳台上去煮几个鸡蛋，冷冽的晨风扑面而来，人顿时清醒了不少。远远的天边，刚刚泛开一片淡橙色，天显得格外寥廓、格外深远，仿佛很安详地期待着旭日。这种偶然使我有片刻的痴迷，太阳和儿子，这中间似乎有着什么联系。天地如此广博，生命如此渺小，然而所有的新生都是神圣伟大的，都是一种绚丽的光明，因而都是美好的。

他一味只是睡觉，在沉睡中时而绽开灿烂的笑容，时而皱起眉结，苦着脸，仿佛要哭起来的样子。老祖母说：“那是‘床母’在教他呢！”有时候他醒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那澄澈的目光深处，似乎隐着很多惊奇、疑问和专注。对于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轮廓，对于那么多古怪而不可知的东西，他可能思想些什么呢？

但他一直是很不安的，仿佛不断地受惊，吃得少，大便呈绿色；他肚脐结扎时感染，正在发炎；时而发烧，时而拉稀，而且几乎总是不问情由地啼哭。我们没日没夜地提心吊胆，育婴手册上列明了种种叫人不忍卒读的可能性。每个医生又几乎都有那种祖传的慢郎中的脾性，然而我们束手无策。有几天他连续地不拉大便，于是孩子的大便成为一家生活的头等大事。每一次出门回来，我总要问：“拉了没有？”家人摇头，我的心也觉得分外地沉重起来。有时他睡着了，脸色青白，小鼻翼一掀一掀的，呼吸不太均匀，一房间的人守着他——老祖母、岳母，有时还加上孩子的姨妈舅舅和其他亲友，大家都忧心忡忡地坐着，时而说一两句毫无意义的互相安慰的话，就那样心急如焚地等着他的一次大便。当然，他到底还是拉下大便来了！拇指大的一块，居然还是金黄色的，仿佛不忍辜负那么多人的企盼。于是所有的人全像过节似的欢欣鼓舞起来，奔走相告，乐不可支。

孩子满月后，我就回工作单位去了。临走前那天，我抱着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孩子整个包裹在一条又厚又软的披风里，脸上盖着一条丝巾，阳光透过丝巾照在他脸上，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睡着了，脸上有一层淡鹅黄色的近乎透明的茸毛；长长的睫毛低垂着，细白的脸颊上有淡淡的红晕，纤巧的鼻子下，一张线条鲜明的小嘴翕动着。我掀起丝巾来，轻轻地在他额角亲了一下。孩子自然不懂得别离的滋味，但初为人父的我，那种怅惘、那种依依难舍的眷恋，却随着离别时间的逼近而愈加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就因为那天中午晒了太久的阳光，孩子当晚就发了皮炎，他妈妈半夜里去敲医院的大门，又折腾了几天，才慢慢好起来。

一年里我总有几次找借口回去看他。他学走路了，开口说话了。在起初一两天里，他总是躲着我，然后他慢慢接纳我了，喜欢让我抱着四处走，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每次我把他举高了，晃

着他，他总是格格笑着，说：“还要！还要！”有时候，他会突发奇想地走近来，低声问：“爸爸我给你看病要不要！”我抱起他来，让他伸出小指头搁在我脖子下，然后他抽出手来，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就会问：“多少度？”他说：“两度。”于是他张开那双小手臂揽住我，甜腻腻地说：“爸爸你病了，你发烧。我给你开药吃，你不要哭！”那时我就几乎忍不住要掉下泪来，多少次在外地病倒，发着高烧，做着恶梦，醒来后嗓子里冒烟，可是连一口水都喝不上，那时候哪怕只有孩子的一句话吧，也会胜过任何灵丹妙药！

自从到香港以后，别离的时间更长了，一两年才回去一趟，时间又短，刚有了点回家的感觉，又得打点行李离开了。然而，孩子也在这种聚散匆匆之中一天天长大起来了。他体质仍旧不太好，讲话发音不准确，感情脆弱而个性却十分执拗，这一切似乎都有我的遗传的影子。但他聪明而好学，记忆力极好，两岁时就认得几十个汉字。他唱一种调门儿古怪的儿歌，自己编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或者握一枝毛笔在纸上涂鸦；他把火车轮子画到车厢上头，倒剪着双手学电视上的公仔在大厅里踱方步，而每逢他赢得哄堂大笑时，他会认真地说：“不要鼓掌！”

但孩子也并非永远只给你带来欢乐，你要花一两小时哄他吃半碗饭，随时准备他撕烂你的书或者打翻一碗滚烫的热汤。有天晚上临睡前，他脱了衣服就是不钻进被窝去，天冷得要命，万一感冒又是合家不宁。可是左哄右哄，他硬是坐着不动，按倒了又爬起来，说是要“凉快凉快”！像任何一个父亲在那种情况下免不了会做的那样，我抓起他的小手，啪啪地打了几下。孩子咬着牙，憋着气，但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尽管哭，他还是不肯躺下，而且变本加厉，索性把身上的被子全踢开了。我实在气不过了，一把推倒了他，拉过被子来，把他盖严实了，然后紧紧地按着被角，不叫他动弹。孩子在被子下挣扎着，小脸憋得